

疏影文丛

邹海岗 王俊英 主编

从维熙 著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# 从维熙

## 春天织梦



· 疏影文丛 ·

春  
天  
织  
梦

(京)新登字 190 号

**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**

疏影文丛/邹海岗,王俊英主编. —北京:中国华侨出版社,1994. 9

ISBN 7-80074-662-3

I 疏… II. ①邹… ②王… III. ①散文—中国—当代—选集②随笔—中国—当代—选集 N. I 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4)第 11753 号

**春天织梦**

(疏影文丛)

邹海岗 王俊英 主编

从维熙 著

---

中国华侨出版社出版

北京朝内大街 130 号

(邮政编码:100010)

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北京北方印刷厂印刷

ISBN 7-80074-662-3/I·272

\*

1994 年 9 月第 1 版 32 开

199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150 千字

印数 1—5000 册 7 印张

定价:9.80 元



人不可无  
五官和四肢的  
倒死亡。

楚者的季  
理性的冷色。  
非理性的波浪  
姿容俏丽的女  
粉黛如花，而  
般。笔者的楚  
台镜，因而  
痕……

，无梦的人是长痛  
久偶，实际上是活着

空空的梦，多具有  
冬天的梦，常常多了  
王癡；如同第个一个  
，只因脸上多  
，她的自然美

多在冬日怀胎，春  
难免却有冰雪的冷



作者肖像  
高莽 画

作者手迹

# 梦 析

## ——且当我的文学独白

人不可无梦，无梦的人是长着五官和四肢的木偶，实际上是活着的死亡。

梦有四季。冬季的梦，多具有理性的冷色。春天的梦，常常多了非理性的孟浪狂癫；如同原本一个姿容俏丽的女士，只因脸上多施了粉黛铅华，而没了她的自然芳华一般。笔者的梦，多在冬日怀胎，春日分娩，因而难免带有冰雪的冷寂之痕……

从维熙

1994年6月1日于北京

## 目 录

### 蓦然回首六忆

#### 童舟

——孩提篇 ..... (3)

#### 我的两个“朋友”

流水篇 ..... (12)

#### 母亲的鼾歌

悲情篇 ..... (18)

#### 尧都驿

泪渡篇 ..... (26)

#### 梦回故园

欢乐篇 ..... (34)

#### 梦魇

斜阳篇 ..... (38)

### 黄河、大海四章

#### 西沙踏浪

——南海之行的交响乐章 ..... (43)

#### 唐冠螺的启示

..... (78)

#### 观“鸡”二题

..... (82)

#### 赜见黄河

——致我黄皮肤的远古祖母 ..... (88)

## 海外风情二辑

### 异国乡音

——访澳情思录…………… (111)

维也纳长笛…………… (118)

## 长夜星空二吟

### 寄往“方城门”的情简

——为曾经是“逃犯”的亡友画魂…………… (139)

### 人生绝唱

——萧军留下的绞水歌…………… (148)

## 居京手记十章

### 思念梧桐

——居京手记之一…………… (169)

### 城市话狗

——居京手记之二…………… (173)

### 误入“恋爱角”

——居京手记之三…………… (177)

### 津门来客

——居京手记之四…………… (184)

### 漫话跳蚤市场

——居京手记之五…………… (188)

### 观雨

——居京手记之六…………… (191)

### 推销自己

——居京手记之七…………… (194)

### 吊瓶

——居京手记之八…………… (198)

## 珊瑚果

|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——居京手记之九..... | (201) |
| 春天织梦          |       |
| ——居京手记之十..... | (205) |

# 蓦然回首六忆



## 童舟

## ——孩提篇

要去北平求学了。

我难以割舍那群嬉闹的小伙伴，难以忘却冀东大平原上象簇簇火把的红高粱，尤其难以忘怀冬日漫天飞舞的大雪。

故乡的雪深厚洁白，洗净了大地上的一切浑浊和杂色。

娘说：“要是遍地下的是白面，兴许就没有抢瓢讨饭的叫花子了！”

婶说：“如果都是白糖，家家都吃蜜喝蜜，准有人会在蜜缸里淹死。”

爷爷是清清的末代秀才。他不象围着锅台转的婶和娘，每逢落雪必要谈及人间酸甜苦辣，而是站在避雪的檐下，摇头晃脑地吟咏古诗：

千山鸟飞绝，  
万径人踪灭。  
孤舟蓑笠翁，  
独钓寒江雪。

我听不懂爷爷在嘟囔着什么，只觉得他那神态有点可乐。

前两代人对雪的情愫，我毫无理解；对我说

来，白雪是十分神奇的玩艺。看那晶莹的雪花从天而降，常使我想起房东罗锅子奶奶磨面时，从她手中罗筛中，纷纷而落的糯米面，飞得十分均匀。不管是屋脊、柴垛、田垅、河沟，都絮上一层厚厚的棉絮。我还常常遐想它是三月三庙会上的棉花糖，一片一片地含进嘴里，立刻化成一泡水儿，因而不觉喉头蠕动一下，感到爽透心肺般地快意和满足。

我很喜欢白雪的庄重和娴雅，它无声无息地静静飘落，既不像夏日的滂沱雨柱，总是携带着雷鸣电闪而来，以展示它生命的音响和声威；也不象春日 and 秋日升腾在原野上的云雾，它虽无声，却有着故作深奥的朦胧和混浊。它没有一丝喧嚣，也没有一丝造作，它的形态就象街邻刚刚下轿的小媳妇，脚步轻轻生怕惹人注目似的；当然那小媳妇头上的盖巾是艳红的，而白雪娘娘则是一身素缟，白色的衫，白色的裙。

雪停时刻，天地间一片无垠的银色。我状似一个路遗的行者，猫腰寻找失落的东西一般，在银色的雪原仔仔细分辨着上面的脚印，状若梅花的是喜鹊留下的，一个圆窝又一个圆窝是兔子留下的；爪尖深邃一点的是狸猫，点线连接在一起的是田鼠……

尾随我的小尾巴，是罗锅子奶奶的小孙女小芹。在我伸出冻红的手掌，好奇地扒着田鼠窝的时候，她蹲在我身旁，伸着脖子瞪着眼陪我在雪地里挨冻。

“去。找根木棍来。”

她走了。又来了：“雪埋着了！”

“去折篱笆上的枝子。”

“枣树枝子带刺。”

“你不会挑不带刺的拔吗？”我发了脾气。

她撅嘴而去，泣咽而归。枣树枝子没拔下来，冻红的小巴掌里倒扎进去了枣针。在白白的雪原上，我先用指甲给她拔刺，枣

刺嵌在肉里，拔不出来，我俯下身去，用灼热的嘴唇在她掌心吸着、吮着。她竟然破涕为笑了。

“你背过身去。”我命令着。

她不知为什么，但还是照办了。我哗地一声撒泡热尿，浇在田鼠窝的洞口。白雪化开了瓦片大的一块，我和她用四只爪子扒着尿地，痴愚地想把田鼠扒出来……

梦！一个遗落在雪原上的童贞的梦！

童年的梦，是无痕的净水，是无浪的帆。象雪一样洁白，象冰一样剔透。雪停了，我站在村口，看雪团轻如芦花飞絮般地从枝头坠落，听房前屋后檐头冰槌断裂之声。这是春的前奏，带起北国冰河喀啦啦解冻的巨大声响。

“打雷了！”我喊。

“敲鼓了！”她叫。

“山该绿了！”

“雁该回了！”

“鸟儿该下蛋了！”

“新媳妇该生娃了！”

“该拜年磕头了！”

“姥姥该给压岁钱了！”

铜钱铜板和日伪时期的大备票儿，鼓囊囊地装满了口兜。我和小芹各自掏出来压岁钱，数啊数啊，并念叨着铜钱绿锈中的年号：乾隆，道光，顺治……忽地一声，铜钱乱滚票儿乱飞，伸手抓，抓在娘的衣襟上。

娘正穿衣，准备去抱柴做饭，问我是咋一回事。

我说：“做了个梦。”

隔窗外望，芦席片一样的大雪还在纷飞。严冬没有过去，春天还十分遥远；可是在童年雪一样的心田中，似已觅见春天的身

影。呵！第一个呼唤春天的不是地上的诗人，不是天上的雁阵，而是赤子童心……

究竟是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哪个时辰离开故土，到京华来求学的，连我自己也说不清了。我能记下的，离开故园那一天，是落叶萧萧的初冬。姥姥家那正八岁的白骡子拉着一挂带布篷篷的木轮轱辘车，里边坐着姥姥和我。

娘站在车辕旁泪眼朦胧：

“到北平好好上学！”

“到北平听姥姥的话！”

“到北平立刻给家来信！”

“到北平别各处乱跑，省得叫车碰着！”

这碎心的叮咛，已使人肠断；暮回头，在纷落的树叶下又见贴着树干而立的小芹，她已成长为亭亭玉立的小姑娘，短辫的辫梢咬在唇间，对我无言而视。我呆了哑了一般，只木然地向她招了招手，木轮车就吱扭吱扭地呻吟着上路了。

那是初冬的第一场大雪，雪花和我心田一样冰冷。就象瓜儿脱落依附的藤条，鱼儿离开嬉戏的水塘一样，仅仅十一二岁的我，第一次感到离别故土的伤情。布篷车的车帘重落着，我从车帘的缝隙向外窥视着，雪花零乱地在天空中打着旋子，仿佛不愿意离开属于它们的天空，而我则离开养育我的冀东大地了。

姥姥说：“路还远着哩！先奔唐山，从唐山坐火车去北平。真倒霉，碰上了下雪。”

坐在车帘外边的车把式——狗瘤子叔叔，一边用鞭子把儿抽打老白骡子屁股一边答腔道：“喝满肚子墨水，装一肚子经文，能作大官，光门耀祖。你爷爷还是文秀才哩，在这乡下，和泥巴脚卖一个价钱。”

我两耳只是听着，心里却集结着难言的苦涩：那群小伙伴们都不见了，隔壁徐家的二嘎子、小石头、小春儿，房东家的罗锅子奶奶和小芹，以及化雪后墙角绽开的第一朵迎春花，还有盛夏时节房东菜园子的篱笆墙上，那朝天开放的一朵朵喇叭花……对了，最早报春的是纺织娘，几乎在残雪尚未完全消融的日子，浑身翠绿的小小纺织娘，就在枯黄的草叶下叫春了。她叫得远山青了，青草绿了；叫得墙角上那朵迎春花挺起了身腰，吐出了一片鹅黄，象纤弱的小姑娘带上一顶顶金黄色的草帽；牛耳朵花伸直了淡紫色的只只扁耳，偷听着草帽下的娇滴絮语；狗尾巴巴花在并不婀娜的身腰之巅，恰似姑娘背后粗粗发辫尖尖上，拴系着的一块花布条；而菜园篱笆上的牵牛花，显得最富有色彩，它的枝枝蔓蔓缠绕在秫秸杆杆上，花儿有白、粉、红、蓝、紫……象乐队的小喇叭，正在吹奏着春天的歌。

滴滴答

滴滴答

媳妇新春回娘家

滴滴答

滴滴答

不骑毛驴骑大马

此时，小芹两腿中间，夹着一根从篱笆上拔下来的拖地秫秸杆儿，象回门的新媳妇那样扭动着小小身子，跷起脚跟，向前慢慢移动着脚尖。我理所当然地是那个牵马的角色，绳儿一头拴在小芹手握的竹竿上，另一头顺肩膀搭到胸前，攥在我的小巴掌里。路儿相当难走，我作出前俯后仰的牵马状；她两只黑眸要紧紧盯着我的后影，身子随着我的仰俯而仰俯。走在小芹身旁的是隔壁徐家的二嘎子和小石头小春儿一伙，他们唇间各衔着一朵朵牵牛花，充当彩色小喇叭乐队；时而鼓腮，时而瘪腮，时而吹得

伸脖子瞪眼，时而吹得口水下流。好在小芹家菜园子的篱笆，牵牛花开得重重叠叠，小喇叭吹到了地上或吹破了边边沿沿，顺手摘一朵塞在唇间就是了。有时，小喇叭的声响中，突然插进震耳欲聋的声音——那是多喝了几盅的房东李爷爷，借着酒兴吹响了那只嘴儿尖尖的唢呐。

每每听见那使人耳朵发麻的唢呐声，小喇叭乐队的吹奏顿时终止，我这个牵马的和骑在竹竿上的小芹，也都捂起耳朵愣愣地看着李爷爷嘴巴上鼓起的气包儿。他酒后的脸膛本来就是赤红色，又用丹田之气吹奏那只唢呐，那赤红脸腮上鼓起的气包儿，如同结出来的两颗小小红石榴。

“跑‘旱船’呀！为啥大眼瞪小眼地发愣？”他停下唢呐，喘着气朝我们“喇叭乐队”喊着。

我们歪着脖子，只是朝他傻乐。在一双双童眸里，皮铺掌柜的李爷爷，是个一会儿打雷，一会儿晴天的怪老头儿。记得，那还是日本马队第一次开进县城的时候，我们象看稀罕似的在街门口，看着一匹匹榴红的大洋马。当时正是炎夏，马队停在我们街门口的井沿上摇着辘轳舀水饮马，一个军曹模样的日本军人，顺着口兜掏出一个铁皮的绛红的“味之素”（今日之味精）小盒，笑着抛到我们面前。我们象抢彩球一样，一窝蜂地去抢那个小盒子，小芹离那小盒最近，第一个抢到手。待等马队离开井沿，李爷爷关了院门，他从小芹手里夺过那个好看的小盒，“劈啦”两脚就把那小盒子踩扁了。我们大眼瞪小眼地面面相觑，那小芹“哇”地一声哭了，跺脚嚷道：

“你干啥踩扁它！”

“那是我捡的！”

“那是我捡的！”

“你赔我——”